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怀念谢庆奎老师

31日那天中午一直在忙，开讨论会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多，这中间我一直没看手机。工作结束后看到手机的第一条信息竟是同事朋友圈中的“谢老师千古”。我失声道：哪个谢老师？外事秘书李博老师红着眼圈哽咽着对我说，是谢庆奎老师！和所有同事的反应一样，都是觉得太突然了，因为不久前体检时还遇到了谢老师，玩笑着说下次再体检见啊。谢老师长我十好几岁，是前辈，需执弟子礼。但我们又都是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1988年建系的第一批老师，所以一开始又是同事，虽同属政治学专业，但不在一个教研室。与谢老师联系最多的是2002年编辑《中国政治学年鉴》的时候。当时教育部政治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决定编辑《中国政治学年鉴》，谢老师作为所长提议我和吴丕一起协助李景鹏教授具体做编辑工作。我有点畏难，谢老师一次又一次鼓励我，我和吴丕就承担了这项工作。谢老师对我们特别放心，从不催促我们的进度，也不担心我们的能力，只是时不常地让科研秘书佟福玲老师过来问我们还需要什么支持。在研究所的支持下，中国的第一本政治学年鉴顺利编辑出版。谢老师没有在年鉴上的重要位置上署名，而是极力突出了李景鹏老师、我和吴丕的劳动，这让我印象很深。



对年轻人的提携和照顾是谢老师的美德之一。众所周知，谢老师是我们学院与台湾地区、韩国和澳大利亚学术交流的开创者。我第一次去台湾就是跟着谢老师去参加一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学术研讨会，谢老师还带着我参加过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学术交流，让我做了关于中国政党研究的发言。而最欢乐的一次是与谢老师在福建参加完一个学术研讨会后，约着与社科院政治学所的陈红太老师一起同游武夷山，一起乘坐竹筏，一起在茶山上品茶选茶，一路上还比着做打油诗，我们的诗作后来还登在了学生的一个刊物上。我更感谢1998年6月，谢老师应我的导师宁骚教授之邀参加了我的在职博士论文答辩，那个答辩委员会组成是政治学系当时的豪华阵容，连会议记录的秘书现在都是学院教授了。答辩会上，谢老师笑着说，这论文一看就是女同胞写的。记得后来我还追问过谢老师是什么意思呢，谢老师说，“写得非常细腻”。



我虽然不是谢老师直接的学生，但谢老师对中国政府运作的熟稔曾给我的研究很多帮助。我们也都知道谢老师学生众多，尤其是台湾学生！2019年我在台湾大学交流访问两个月，打电话请我聚会的是谢老师在台湾的一个个弟子，原来是谢老师告诉了他们我要去台湾的。白居易诗曰，“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谢老师栽培后学无数，桃李满天下，不用我们语言堆砌也很清楚，这是谢老师一生最大的财富！怀念谢老师！

金安平

2022年11月1日